

UNIVERSITY OF
CHINA BAPTIST ACADEM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NA BAPTIST ACADEMY
LIBRARY

古文辭類纂



冊七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說類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

830
757
13

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
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
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
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
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
倡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執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執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

愈愚不能量事，執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畏懦。蹶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執。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闢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執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 ○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知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 ○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剛。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
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旣沒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

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執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執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茅順甫云奇氣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

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厲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盡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
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執利。養其根而蒨其實。加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此文學莊子

古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

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愈白。以爲其問之善。答之辭。文不似其問。
與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 ○

辱示初筮賦。實有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
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
中。以爲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
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
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
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
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
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
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
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
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
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韓退之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日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主。一。愈再拜。少。古人之。其對吾悲也。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且苦矣。與。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

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

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
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
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
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
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
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
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
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
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
己。夫牛角之歌。辭鄙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
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
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
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 ○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二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二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二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二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
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辯時俗之
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
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
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
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

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

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所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援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

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攷之以聲執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攷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于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

愈再拜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執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

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拚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迤邐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執。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柳子厚寄京北許孟容書 ○ ○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隳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

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
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
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惴惴恐此事
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
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
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
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
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
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尚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賊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

自明者。僅以百數。薑塢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為義晉書劉頌

傳三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害僅十萬人以僅為多亦不始唐人

矣。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

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

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

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

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

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

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
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渙忽。下才末伎。
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翻
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舐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
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
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
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
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輓輒不安之執。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閒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膈。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閒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畦。朝夕譎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閒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痍。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
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
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
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

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鄙道元所能逮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 ○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

疾乎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

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

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

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

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閔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執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

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
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
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
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噍訟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藜細之事。宜以徹於
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
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
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
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
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
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
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王明清揮麈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為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贖其行。郡將錢仙芝。拮撫以客所受為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為辦後事。彛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在側。王語亦小異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墜壅之為沼。汜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

常擬之然精爽此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勁悍終不逮此

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

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
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
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
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
之難也。劉項之執。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
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
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
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
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
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
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
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
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
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

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閱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執。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

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執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

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

其內太保不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

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閒。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執。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閒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執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

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執事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

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
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
所。閒。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
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
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
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
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詔。者。以。
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
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
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
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

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

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然蘇子瞻答李端叔書。○不○敢○示○人○必○留○此○意○意○計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嗟嗟見所
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
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
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卽答。頌
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
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
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邪。不
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
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
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
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
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
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

故譎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

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

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 ○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
 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
 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認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閒。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閒。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
 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
 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

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閒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阨。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

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亦

勁悍而不如昌黎答
呂鑿山人之奇變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古文續賤纂三十一

聖聖山人文海
懷雅而不
昌

限非某之何煩
其由會則不
且國國向封之至

某映罪矣或曰
本臣數三
定不事事守節

實責幾以
未始
以膏

昔始其其
而
其

聖昏然
非
其

始出氏
以
其

谷自
其
其

此也
其
其

此也
其
其

贈序類一

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 ○ ○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

含序

○ ○ ○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
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

韻可及
不可望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其鳴國家之盛邪。抑
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
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為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為道。為其道淺矣。以是為技。其術粗矣。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入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歛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

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一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園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

薑塢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註以猶與也。又見召

南詩箋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

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

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

人與。其在斯人與。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

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

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

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舉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二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一。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
握刀在左。右雜佩。

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

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

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右雜

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者。其佩用是也。兼按此當

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此。當
在左。二字。則真為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
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
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九
字相連。送鄭尚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

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

○

○

○

○

○

○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子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埴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埴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

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

二百之列。又二一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
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
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
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
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
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二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漕穀之閒。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有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

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 ○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竊按換字見薛宣傳吾

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

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

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二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今天子大舉羣策以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

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

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惜惜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最精最備之

古文

全四十冊布套
四函連史紙定
價十五元有光
紙定價八元

本書為杭縣張相
六部十二類每類
製作法分若干目
文應有盡有各種
不具備且於每類
前略敘文體源流
製作法尤為注音
最精最備之古文選本茲
將全書內容列表如下

THE
PUI CHING
LIBRARY

私立培正中學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 借閱期滿欲繼續借閱者須持書到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繳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繳納罰金

▲共計三十六綱 四百五十五目 選文二千三百四十四篇

九篇	十二篇	五十篇	一十二篇	零九篇	零三篇	二十篇	十九篇	十八篇	八十六篇	零九篇	五十七篇
----	-----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



001182230



830

757

13

v. 7

舊